

# 臘羅彝語的度量短語

卜維美 [Weimei Bu]、劉鴻勇 [Hongyong Liu]

雲南大學 / Yunnan University | 澳門大學 / University of Macau

臘羅彝語包含兩類不同的度量短語：出現在謂語動詞前的光桿度量短語以及出現在「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中的度量短語。光桿度量短語語義上指向句中充當論元的光桿名詞，但句法上須先與謂語動詞組合，此類分裂式度量短語只具有單調性解讀。「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具有歧義，既允許單調性解讀，也允許非單調性解讀，這兩種不同的語義解讀分別對應兩種不同的句法結構：準切分結構和定中結構。臘羅彝語度量短語的句法分佈進一步驗證了度量短語的單調性假設，具有重要的語言類型學價值。

**關鍵詞：**臘羅彝語，度量短語，單調性，準切分結構，定中結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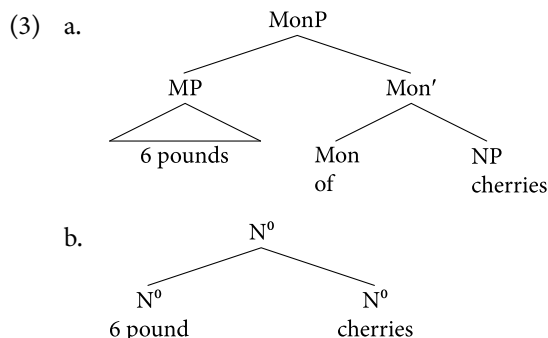
## 1. 引言

名量詞根據語義特徵可以分為個體量詞(sortal classifier)和度量詞(mensural classifier)兩大類，個體量詞具有區域性特徵，分佈在東亞以及東南亞的一些語言中，而度量詞具有普遍性特徵，幾乎每種語言都具有表示度量單位的詞(Aikhenvald 2000；徐丹、傅京起2011)。度量詞跟數詞組合，構成度量短語(measure phrase)，表示某個維度上的具體度量值，如「5斤」表示在重量這個維度上的取值，「100度」表示在溫度這一維度上的取值。Schwarzschild (2006)指出單調性(monotonicity)在名詞短語的句法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並把度量短語區分為單調性度量短語和非單調性度量短語。所謂單調性度量短語指的是度量短語所表示的程度值會隨著其所稱量物體的增減而增減，而非單調性度量短語所表示的度量值不會隨著其所稱量物體的增減而變化。比如，50斤的水加上50斤的水後變成100斤的水，度量短語「100斤」為單調性度量短語；而一杯100度的水倒掉一半的水後剩下的一半仍然是100度的水，水的溫度不會隨著水的減少而變小，度量短語「100度」為非單調性度量短語。Schwarzschild (2006)認為度量短語

的單調性取決於它們是出現在準切分結構(pseudo-partitive construction)中，還是出現在定中結構(attributive construction)中。<sup>1</sup>準切分結構如例(1)所示，定中結構如例(2)所示。

- (1) a. 6 gallons of water  
 b. 5 ounces of gold  
 c. 6 pounds of cherries
- (2) a. 60 degree water  
 b. 18 karat gold  
 c. 6 pound cherries

形式上，準切分結構中的度量短語後有介詞of，定中結構沒有of；準切分結構中的度量單位詞有單複數變化，定中結構中的度量單位詞只能是單數形式。句法上，準切分結構是由單調範疇(Mon)投射而成的單調短語，度量短語位於單調短語MonP的指定語位置，如(3a)所示。充當定語的度量短語和核心名詞在詞的層面(N<sup>0</sup>)組合成複合詞，是名詞（複合詞）的一部分，在形態上必須去複數化，如(3b)所示。



(3b)中的度量短語修飾複數名詞cherries，表達的是6磅一盒的櫻桃。<sup>2</sup>如果被修飾的名詞是單數形式，例如，5-kilogram watermelon，表達的則

1. 英語的準切分結構和切分結構(partitive)都是「度量短語+of+名詞短語」的形式，兩者的區別在於切分結構中的of後需要接定指短語，而準切分結構中of後接的是光桿名詞。例如，6 pounds of cherries（六磅櫻桃）是準切分結構，而6 pounds of the cherries（這些櫻桃中的6磅）是切分結構。

2. 在6 pound cherries中，6磅度量的是標準化後的個體。複數名詞cherries和不可數名詞一樣，都是無界名詞，需要用容器將其有界化，形成標準化個體之後，才能稱量。

是5公斤一個的西瓜，此時，度量短語度量的就是不可分割的原子個體(atomic entity)。不管度量的是標準化個體還是原子個體，定中結構中的度量短語永遠只有非單調性解讀，而準切分結構中的度量短語永遠只有單調性解讀。度量短語的句法位置決定其語義為單調性解讀還是非單調性解讀，這便是Schwarzschild (2006)提出的「度量短語單調性假設」的主要內容。

本文在度量短語單調性假設的理論背景下，考察彝語西部方言臘羅話（簡稱「臘羅彝語」）的度量短語的語法表現。<sup>3</sup> 臘羅彝語的度量短語可以出現在謂語動詞前或出現在「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中。首先，我們來看度量短語以光杆形式出現在謂語動詞前的情況，例如：

- (4) a.  $\gamma me^{55} fu^{37} \gamma o^{55} nu^{31} tsh^{13} ve^{55} ka^{33} la^{33}$ .  
 布 趕快 兩尺 買 帶 來  
 趕快去買兩尺布。
- b.  $*\gamma me^{55} nu^{31} tsh^{13} fu^{37} \gamma o^{55} ve^{55} ka^{33} la^{33}$ .  
 布 兩尺 趕快 買 帶 來  
 擬表達：趕快去買兩尺布。
- c.  $*fu^{37} \gamma o^{55} \gamma me^{55} nu^{31} tsh^{13} ve^{55} ka^{33} la^{33}$ .  
 趕快 布 兩尺 買 帶 來  
 擬表達：趕快去買兩尺布。

在(4a)中，名詞 $\gamma me^{55}$ 「布」和度量短語 $nu^{31} tsh^{13}$ 「兩尺」被方式狀語 $fu^{37} \gamma o^{55}$ 「趕快」隔開，兩者無法構成「名數量」結構，如(4b)所示，方式狀語「趕快」也不能放在「布」前，如(4c)所示，「兩尺」雖然緊鄰「布」之後，但它們無法構成「名數量」結構。方式狀語是修飾謂語動詞的，因此，從例(4)可知，臘羅彝語的度量短語雖然在語義上指向充當論元的光桿名詞，但兩者無法構成一個句法成分，度量短語需要和謂語動詞組合成動詞短語，呈現出形義錯配的關係。(4a)表達的意義

3. 臘羅彝語屬於漢藏語系藏緬語族彝語支彝語西部方言，以雲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為中心，分佈在鄰近各地。陳士林等(1985)編寫的《彝語簡志》把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的臘羅話定為彝語西部方言的代表音點。臘羅人是說彝語西部方言最大的一個支系，臘羅是其自稱，彝語臘羅話是臘羅人所說的語言。巍山縣在彝族傳統中被認為是臘羅話的發源地。本文語料來自巍山彝族回族自治縣牛街鄉老黑棚村的臘羅彝語，為本文第一作者的母語，論文中所有臘羅彝語語料也都經過多位母語人的核實。

相當於漢語的「趕快去買兩尺那麼多的布」，度量短語「兩尺」具有單調性解讀。

其次，我們來看度量短語出現在「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中的情況，例如：

- (5)  $u^{33} nu^{31} tsh\eta^{13} de^{55} \gamma me^{55} \nu e^{55} ka^{33} la^{55} mu^{31}$ .  
 3s 兩尺 的 布 買 帶 來 vis  
 i. 他買了兩尺的那種布。  
 ii. 他買了兩尺布。

例句(5)中的 $nu^{31} tsh\eta^{13} de^{55} \gamma me^{55}$ 「兩尺的布」既可以指寬度固定為「兩尺」的那種布，即布的一種次類（非單調性解讀），強調布的品質、形態，語義中心在「布」；也可以指布的總長度為「兩尺」（單調性解讀），強調的是數量，語義中心在「兩尺」。

本文的研究問題是：(1)臘羅彝語單調性度量短語為什麼會有兩種不同的句法表現形式（分裂式度量短語和準切分結構中的度量短語）？(2)「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為什麼既允許單調性解讀，也允許非單調性解讀？我們將在本文第二小節具體分析臘羅彝語的分裂式度量短語，在第三小節具體分析臘羅彝語中的「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產生歧義的原因。

## 2. 分裂式度量短語

臘羅彝語屬於量詞發達型語言，既有豐富的個體量詞，也有各類度量詞。我們先來看由個體量詞構成的數量短語。在漢藏語具有量詞的語言中，名詞和數量短語往往組合成表達不定指意義的名詞性結構（陳康、巫達1998；黃成龍2005；楊將領2005；Simpson 2005；蔣穎2006；Liu & Gu 2011；盛益民2017；李旭平2018；劉鴻勇2020）。然而，臘羅彝語的數量短語在表達不定指意義時，無法直接和名詞組合，只能出現在動詞前，作為分裂式數量短語使用，語義上指向充當主語或賓語的光桿名詞，例如，在例(6)中，數量短語 $\eta lu^{33} khu^{55}$ 「四頭」既不能和名詞 $a^{55} nu^{31}$ 「牛」組合成「數量名」結構(6b)，也不能組合成「名數量」結構(6c)，它只能緊貼在謂語動詞前，與動詞組合成一個句法成分(6a)。

- (6) a. *mi<sup>55</sup>ku<sup>55</sup> a<sup>55</sup>nu<sup>31</sup> ha<sup>55</sup> ɽlu<sup>33</sup>khui<sup>55</sup> dza<sup>31</sup>ki<sup>33</sup> a<sup>31</sup> mu<sup>31</sup>.*  
 地裡 牛 莊稼 四頭 吃 PROG IND VIS  
 地裡有四頭牛在吃莊稼。
- b. *\*mi<sup>55</sup>ku<sup>55</sup> ɽlu<sup>33</sup>khui<sup>55</sup> a<sup>55</sup>nu<sup>31</sup> ha<sup>55</sup> dza<sup>31</sup>ki<sup>33</sup> a<sup>31</sup> mu<sup>31</sup>.*  
 地裡 四頭 牛 莊稼 吃 PROG IND VIS
- c. *\*mi<sup>55</sup>ku<sup>55</sup> a<sup>55</sup>nu<sup>31</sup> ɽlu<sup>33</sup>khui<sup>55</sup> ha<sup>55</sup> dza<sup>31</sup>ki<sup>33</sup> a<sup>31</sup> mu<sup>31</sup>.*  
 地裡 牛 四頭 莊稼 吃 PROG IND VIS

卜維美、劉鴻勇(2020)用並列結構測試、受事標記測試、狀語插入測試证明了臘羅彝語的數量短語無法和名詞組成「名數量」結構。臘羅彝語的分裂式數量短語通過量化事件來達到量化個體變量的目的，語義上和充當主語或賓語的名詞具有搭配關係。例如，臘羅彝語在表達「阿木買了兩支筆和三本書」這樣的句子時，「兩支筆和三本書」無法構成一個並列結構，<sup>4</sup>正確的表達方式如(7b)所示，數量短語必須和謂語動詞一起出現。*pi<sup>13</sup>nu<sup>31</sup>tɕɿ<sup>33</sup>*「兩隻筆」和*thi<sup>31</sup>u<sup>31</sup>sa<sup>55</sup>pen<sup>31</sup>*「三本書」都是不合乎語法的名詞性結構，由於這兩個名詞性結構不合乎語法，導致(7a)也是一個不合乎語法的句子。

- (7) a. *\*a<sup>55</sup>mu<sup>13</sup> pi<sup>13</sup>nu<sup>31</sup>tɕɿ<sup>33</sup> le<sup>33</sup> thi<sup>31</sup>u<sup>31</sup>sa<sup>55</sup>pen<sup>31</sup> ve<sup>55</sup>ka<sup>33</sup>la<sup>55</sup>mu<sup>31</sup>.*  
 阿木 筆 兩 支 和 書 三本 買 帶 來 VIS  
 擬表達：阿木買了兩支筆和三本書。
- b. *a<sup>55</sup>mu<sup>13</sup> pi<sup>13</sup>nu<sup>31</sup>tɕɿ<sup>33</sup> ve<sup>55</sup>ka<sup>33</sup>la<sup>55</sup> le<sup>33</sup> thi<sup>31</sup>u<sup>31</sup>sa<sup>55</sup>pen<sup>31</sup> ve<sup>55</sup>ka<sup>33</sup>la<sup>55</sup>mu<sup>31</sup>.*  
 阿木 筆 兩支 買帶來 和 書 三本 買帶來 VIS  
 阿木買了兩支筆和三本書。

例(7a)和(7b)說明在臘羅彝語中，名詞和數量短語無論在語音層還是在邏輯層都無法構成不定指短語。<sup>5</sup>數量短語雖然在語義上和它前面的名

4. 臘羅彝語中，並列連詞*le<sup>33</sup>*既可以連接兩個名詞性結構，也可以連接兩個謂詞性結構。需要注意的是，當*le<sup>33</sup>*連接名詞性結構時，名詞性結構可以是光桿名詞或者「名+指示詞+數量」結構，但不能是「名數量」結構，這是因為臘羅彝語中根本不存在「名數量」結構。

5. 誠如匿名評審專家所言，分裂式數量短語在藏緬語族語言中乃至整個漢藏語系語言中都不尋常，但是，這種分裂式數量短語在臘羅彝語中比比皆是，例如：

- (i) a. *a<sup>55</sup>ni<sup>55</sup>za<sup>31</sup> yu<sup>55</sup> sa<sup>33</sup>ma<sup>55</sup> ya<sup>33</sup>ki<sup>33</sup> a<sup>31</sup> mu<sup>31</sup>.*  
 小孩 水 三個 玩 PROG SFP VIS  
 有三個小孩在游泳。

詞有搭配關係，句法上卻必須和謂語動詞組合成動詞短語，呈現出形義錯配的格局。

度量短語也具有分裂特徵。接下來我們來看由度量詞和數詞組合構成的度量短語(measure phrase)。例(8)中，方式狀語 $ha^{33}bo^{33}bo^{33}$ 「飽飽地」只能插在名詞「西瓜」和度量短語「五斤」中間，度量短語要置於離動詞最近的位置，如(8a)所示；如果名詞跟度量短語組合在一起，句子就不成立，如(8b)所示。

- (8) a.  $\eta a^{55} \epsilon i^{33} kua^{33} ha^{33} bo^{33} bo^{33} \eta a^{31} t\epsilon i^{55} dza^{31} -u^{33} a^{31}$ .  
1s 西瓜 飽飽地 五斤 吃-MOD:要 IND  
我要飽飽地吃他五斤西瓜。
- b.  $*\eta a^{55} \epsilon i^{33} kua^{33} \eta a^{31} t\epsilon i^{55} ha^{33} bo^{33} bo^{33} dza^{31} -u^{33} a^{31}$ .  
1s 西瓜 五斤 飽飽地 吃-MOD:要 IND  
擬表達：我要飽飽地吃他五斤西瓜。

- 
- b.  $*a^{55} ni^{55} za^{31} sa^{33} ma^{55} \gamma u^{55} \gamma a^{33} ki^{33} a^{31} mu^{31}$ .  
小孩 三個 水 玩 PROG SFP VIS  
擬表達：有三個小孩在游泳。
- (ii) a.  $a^{55} ni^{55} za^{31} \gamma a^{31} hen^{55} sa^{33} ma^{55} \eta u^{55} ki^{33} a^{31} mu^{31}$ .  
小孩子 使勁地 三個 哭 PROG SFP VIS  
有三個小孩正在使勁地哭。
- b.  $*a^{55} ni^{55} za^{31} sa^{33} ma^{55} \gamma a^{31} hen^{55} \eta u^{55} ki^{33} a^{31} mu^{31}$ .  
小孩子 三個 使勁地 哭 PROG SFP VIS  
擬表達：有三個小孩正在使勁地哭。

在例(i)和(ii)中，數量短語指向主語，此時，數量短語必須緊貼在謂語動詞前，賓語和方式狀語都需要插入到主語和數量短語之間。在例(iii)中，數量短語指向賓語。語義上「三隻老虎」是受事，但是受事標記 $di^{31}$ 不能出現在 $[la^{31}pa^{31}sa^{33}ma^{55}]$ 「三隻老虎」之後，只能出現在名詞 $[la^{31}pa^{31}]$ 「老虎」之後，證明在臘羅彝語中，「名數量」不構成一個句法成分。

- (iii) a.  $z\gamma^{31} pa^{31} la^{31} pa^{31} -di^{31} sa^{33} ma^{55} kho^{31} \epsilon i^{31} a^{55} t\epsilon i^{55} a^{55} mu^{55}$ .  
豹子 老虎-PAT 三只 咬死 PFV SFP VIS  
豹子咬死了三隻老虎。
- b.  $*z\gamma^{31} pa^{31} la^{31} pa^{31} sa^{33} ma^{55} -di^{31} kho^{31} \epsilon i^{31} a^{55} t\epsilon i^{55} a^{55} mu^{55}$ .  
豹子 老虎 三只-PAT 咬死 PFV SFP VIS  
擬表達：豹子咬死了三隻老虎。

臘羅彝語呈現出的「分裂式數量短語」現象目前在漢藏語系其他語言中還未曾發現，它的成因、地理分布、語法表現以及類型學意義都有待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我們同樣可以用並列結構來證明臘羅彝語的度量短語和名詞無法組合成一個句法成分。如果名詞和度量短語可以構成一個名詞性結構的話，那麼兩個這樣構成的名詞性結構就應該能出現在並列結構中，但在臘羅彝語中這樣的結構並不成立，如(9b)所示。想讓這樣的並列結構成立，需要刪除度量短語，如(9a)所示。如果度量短語必須出現，度量短語就必須先和謂語動詞組合，再構成動詞性並列結構，如(9c)所示。

- (9) a.  $a^{55}mu^{13} \underline{ha^{31} l\epsilon^{33} dz\eta^{55}} ve^{55} ka^{33} la^{55} mu^{31}$ .  
 阿木 肉 和 酒 買 帶 來 vis  
 阿木買了肉和酒。
- b.  $*a^{55}mu^{13} \underline{ha^{31} tchi^{55} tci^{55} l\epsilon^{33} dz\eta^{55}} \underline{\eta a^{31} tci^{55}} ve^{55} ka^{33} la^{55} mu^{31}$ .  
 阿木 肉 十斤 和 酒 五斤 買 帶 來 vis  
 擬表達：阿木買了十斤肉和五斤酒。
- c.  $a^{55}mu^{13} \underline{ha^{31} tchi^{55} tci^{55}} ve^{55} \underline{ka^{33} la^{55} l\epsilon^{33} dz\eta^{55}} \underline{\eta a^{31} tci^{55}} ve^{55} \underline{ka^{33} la^{55}} mu^{31}$ .  
 阿木 肉 十斤 買帶來 和 酒 五斤 買帶來 vis  
 阿木買了十斤肉和五斤酒。

從例句(8a)和例句(9c)可知，臘羅彝語分裂式度量短語表達的是總量意義，而非次類意義。例句(8a)蘊含「我總共要吃五斤西瓜」，但沒有「我要吃五斤一個的那種西瓜」的意思。例句(9c)也蘊含「阿木總共買了十斤肉和五斤酒」，沒有「阿木買了十斤一塊的那種肉和五斤一瓶的那種酒」的意思。這說明分裂式度量短語只具有單調性解讀。在(8a)中，充當賓語的是光桿名詞「西瓜」。量詞發達型語言中的光桿名詞往往表示類指(Chierchia 1998)。當表示類指的光桿名詞充當論元，與個體謂詞組合時，需要借助特殊的語義算子( $\cup$ )將類指轉化為屬性。在該轉化過程中，所有名詞都變成了不可數名詞，名詞的指謂因此具有了可分割性。<sup>6</sup>這是度量短語單調性解讀產生的前提條件。(8a)和(9c)中充當內部論元的都是光桿名詞，謂語動詞前的度量短語，其作用不是對光桿名詞的指稱進行修飾限制而形成次類解讀，只單純起到計量作用，因此，分裂式度量短語只有總量（單調性）解讀，無法得到次類（非單調性）解讀。

6. 單數可數名詞的指謂是由原子個體構成的集合。原子個體不可分割，因此集合中的所有元素都不具有部分和整體之間的關係。複數可數名詞的指謂是由原子個體構成的半網格結構，既包含原子個體，也包含由原子個體組成的加合個體。加合個體具有部分和整體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一個元素如果具有可分割性，那麼，該元素所具有的部分和整體的關係(part-whole relation)就可以成立。

### 3. 「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

臘羅彝語的度量短語除了分裂式這種形式之外，還可以出現在「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中，例如：

- (10) a. *nu<sup>31</sup>tei<sup>55</sup> de<sup>55</sup> ei<sup>33</sup>kua<sup>33</sup> fu<sup>31</sup>o<sup>55</sup> tsh<sup>31</sup>ma<sup>55</sup> vu<sup>55</sup> ko<sup>31</sup> la<sup>33</sup>.*  
 兩斤 的 西瓜 趕快 一個 拿 過 來  
 趕快拿一個兩斤的西瓜過來。
- b. *nu<sup>31</sup>tei<sup>55</sup> de<sup>55</sup> ei<sup>33</sup>kua<sup>33</sup> o<sup>31</sup>lo<sup>31</sup> ma<sup>31</sup> da<sup>55</sup> mu<sup>55</sup>, na<sup>31</sup>tei<sup>55</sup> s<sup>31</sup> lu<sup>55</sup> mu<sup>31</sup>.*  
 兩斤 的 西瓜 夠 NEG MOD:能 VIS 五 斤 左右 需要 VIS  
 兩斤西瓜不夠，需要五斤左右。

在例(10a)中，出現在「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中的nu<sup>31</sup>tei<sup>55</sup>「兩斤」，是指作為原子個體的單個西瓜有兩斤重。根據Schwarzschild (2006)單獨個體限制(Singular Count Restriction)，原子個體無法分割，因此對於原子個體而言，部分和整體的關係無法成立。因為這個限制，所有修飾原子個體的度量短語都只能是非單調性解讀，因為原子個體不存在維度值隨之變化的部分和整體的關係。(10a)中的度量短語「兩斤」為非單調性解讀。(10b)中的度量短語「兩斤」指的是西瓜這種物質的總重，這時的西瓜相當於不可數名詞，在重量這個維度上可以隨意切割，具有部分和整體的關係，為單調性度量短語。例(10)說明臘羅彝語中的「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具有歧義解讀，既可以表達總量意義（單調性解讀），也可以表達次類意義（非單調性解讀）。我們認為該結構的歧義來自de<sup>55</sup>的多功能性。接下來我們具體分析de<sup>55</sup>的多功能性及其對度量短語語義解讀的影響。

#### 3.1 de<sup>55</sup>的多功能性

首先，臘羅彝語中的de<sup>55</sup>可作為領屬標記，構成「領有者+de<sup>55</sup>+被領有者」這種形式的領屬結構。狹義的領屬關係可以理解為對事物的擁有、部分和整體的關係、親屬關係，即Aikhenvald (2013)所說的三大核心領屬關係(the core types of possession)，其中部分和整體的關係以及親屬關係是由社會規則和生理屬性決定的關係(bio-cultural relation)，是不可讓渡的領屬關係，而對事物的擁有關係是一種臨時建立起來的領屬關係，是可讓渡的領屬關係。臘羅彝語的領屬標記有兩個，分別是de<sup>55</sup>



和tsa<sup>33</sup>。兩者分工明確。de<sup>55</sup>標記的是對事物的擁有、部分和整體的關係，如(11)所示。tsa<sup>33</sup>標記的是親屬關係，<sup>7</sup>如(12)所示。

- (11) a. u<sup>33</sup> de<sup>55</sup> pha<sup>55</sup>  
3S GEN 衣服  
他的衣服
- b. nuu<sup>33</sup> de<sup>55</sup> ɕy<sup>31</sup>  
2S GEN 牙  
你的牙
- c. a<sup>55</sup> ɕy<sup>31</sup> de<sup>55</sup> ke<sup>55</sup> ke<sup>55</sup>  
鍋 GEN 蓋子  
鍋的蓋子
- (12) a. u<sup>33</sup> tsa<sup>33</sup> a<sup>55</sup> ti<sup>33</sup>  
3S GEN 爸爸  
他（們）的爸爸
- b. nuu<sup>33</sup> tsa<sup>33</sup> a<sup>55</sup> zi<sup>31</sup>  
2S GEN 爺爺  
你（們）的爺爺
- c. a<sup>55</sup> mu<sup>13</sup> tsa<sup>33</sup> ɲy<sup>31</sup> ma<sup>33</sup>  
阿木 GEN 妹妹  
阿木的妹妹

當表示時間或地點的短語以及度量短語修飾名詞時，也用de<sup>55</sup>來標記。

- (13) a. a<sup>33</sup> nuu<sup>33</sup> de<sup>55</sup> pau<sup>55</sup> tɕɿ<sup>31</sup>  
昨天 的 報紙  
昨天的報紙
- b. thi<sup>55</sup> ba<sup>31</sup> yu<sup>55</sup> ku<sup>55</sup> de<sup>55</sup> ʔa<sup>31</sup>  
江裡 的 魚  
江裡的魚
- c. ɲa<sup>31</sup> tɕhɿ<sup>13</sup> de<sup>55</sup> ɲmɛ<sup>55</sup>  
五 尺 的 布  
五尺的布

7. tsa<sup>33</sup>既可充當領屬標記，也是複數代詞標記，如u<sup>33</sup>表示第三人稱單數代詞「他、她、它」，而u<sup>33</sup> tsa<sup>33</sup>則為第三人稱複數代詞「他們、她們、它們」。

例(13)中， $de^{55}$ 接在表時間、地點、度量的詞語之後，充當修飾語標記。這些結構中的核心名詞可以省略，剩下的部分仍然可以充當論元，如例(14)所示。

- (14) a.  $pau^{55}t\eta^{31}\eta a^{55}a^{33}nu^{33}de^{55}tha^{31}\eta i^{55}ko^{31}$ .  
 報紙 1s 昨天 NMZ 只 看過  
 報紙，我只看了昨天的。
- b.  $\eta a^{31}thi^{55}ba^{31}yu^{55}ku^{55}de^{55}yu^{31}dz\eta^{55}mu^{31}$ .  
 魚 江裡 NMZ 大 較 VIS  
 魚，江裡的較大。
- c.  $\eta me^{55}\eta a^{55}\eta a^{31}t\eta h^{13}de^{55}tha^{31}lu^{55}$ .  
 布 1s 五 尺 NMZ 只 要  
 布，我只要五尺的（那種）。

在這種情況下， $de^{55}$ 充當名物化標記， $a^{33}nu^{33}de^{55}$ 「昨天的」、 $thi^{55}ba^{31}yu^{55}ku^{55}de^{55}$ 「江裡的」、 $\eta a^{31}t\eta h^{13}de^{55}$ 「五尺的」分別指稱各句句首話題的次類。從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臘羅彝語中的 $de^{55}$ 具有領屬標記、修飾語標記以及名物化標記三種功能。<sup>8</sup>

除了 $de^{55}$ 之外，臘羅彝語還有另外一個名物化標記 $a^{55}$ ，主要用於動詞、形容詞等謂詞之後。卜維美等(2019)發現臘羅彝語謂詞性短語修飾名詞時，必須經過名物化過程。(15a)中的名物化標記 $a^{55}$ 不能省略，如(15b)所示，也不能把修飾語放在核心名詞之前，如(15c)所示。

- (15) a.  $yu^{55}hu^{31}ci^{55}a^{55}$   
 水 乾淨 NMZ  
 乾淨的水

8. 有匿名評審專家根據漢語普通話「的」( $te^{55}$ )與彝語 $de^{55}$ 語音上的近似以及功能上相似，認為 $de^{55}$ 是漢語借詞，是彝語與漢語接觸之後的產物。臘羅彝語的確受漢語的影響，目前已經成為瀕危語言(Zhou & Hu 2015)，但是，如果說臘羅彝語受漢語影響，那麼也應是受周邊漢語西南官話的影響。我們調查了臘羅彝語周邊的漢語西南官話，包括大理州境內的下關市、巍山縣、南澗縣、漾濞縣、永平縣以及臨近的保山昌寧縣，發現這些地方的西南官話中，對應漢語普通話「的」功能的詞發音為 $ni^{55}/ne^{55}$ ，而不是 $te^{55}$ 。其次，彝語 $de^{55}$ 的功能只是跟漢語「的」的功能部分重合，臘羅彝語用三個形式( $de^{55}$ 、 $t\eta a^{33}$ 、 $a^{55}$ )來對應漢語的「的」。最後，跟彝語親屬關係更近的拉祜語的 $ve^{33}$ ，其功能完全對應於漢語普通話的「的」以及漢語西南官話的 $ni^{55}/ne^{55}$ (Matisoff 1972; 李春風 2012)，但是這並不能證明拉祜語的 $ve^{33}$ 就一定是與漢語接觸的產物。語音的相似有可能是偶然，有可能是同源關係，不一定就非得是接觸關係。我們認為 $de^{55}$ 為彝語固有詞的可能性更大。

- b. *\*yuu<sup>55</sup> hu<sup>31</sup>ɕi<sup>55</sup>*  
水 乾淨  
擬表達：乾淨的水
- c. *\*hu<sup>31</sup>ɕi<sup>55</sup> a<sup>55</sup> yuu<sup>55</sup>*  
乾淨 NMZ 水  
擬表達：乾淨的水

謂詞性成分需要加名物化標記a<sup>55</sup>，才能充當修飾語，置於被修飾的名詞之後。<sup>9</sup>與謂詞性修飾語不同，體詞性短語修飾名詞時，其後需要加修飾語標記de<sup>55</sup>，且修飾語必須位於核心名詞之前，如例(13)所示。

綜上所述，臘羅彝語de<sup>55</sup>具有以下三種功能：領屬標記、修飾語標記以及名物化標記。de<sup>55</sup>作為領屬標記時，與臘羅彝語中的另一個領屬標記tsa<sup>33</sup>呈現互補分佈的關係，de<sup>55</sup>標記的是對事物的擁有、部分和整體的關係，而tsa<sup>33</sup>只能用於標記親屬關係。de<sup>55</sup>作為修飾語標記和名物化標記時，跟同樣具有修飾語標記和名物化標記功能的a<sup>55</sup>互補分佈，de<sup>55</sup>只能放在體詞性短語之後，a<sup>55</sup>只能放在謂詞性短語之後。三個標記詞和三種功能之間的關係如表1所示。我們發現只有de<sup>55</sup>能放在度量短語之後，連接度量短語和名詞，tsa<sup>33</sup>和a<sup>55</sup>都不能和度量短語搭配使用，所以，本文接下來的內容只討論de<sup>55</sup>的多功能性對度量短語語義解讀的影響。<sup>10</sup>

表 1. 三個標記詞與三種功能之間的對應關係

功能		標記詞		
		de <sup>55</sup>	tsa <sup>33</sup>	a <sup>55</sup>
領屬標記	對事物的擁有	+	—	—
	部分和整體	+	—	—

9. 感謝匿名評審專家給我們指出a<sup>55</sup>的多功能性問題。臘羅彝語a<sup>55</sup>的語法功能的確相當複雜，既可以充當構詞語素，也可以充當名物化標記、關係化標記、完句標記。a<sup>55</sup>雖然也能充當名物化標記，但a<sup>55</sup>不能用來連接度量短語和名詞，也就是說，只有de<sup>55</sup>才能用來連接度量短語和名詞，a<sup>55</sup>不能，因此，a<sup>55</sup>的多功能性其實與本文的研究問題並不直接相關。由於篇幅限制，a<sup>55</sup>的多功能性這裡不做展開，將另文討論。

10. 有匿名評審專家認為臘羅彝語的de<sup>55</sup>來源於漢語通用書面語。我們不認同這樣的觀點。我們認為書面語的影響肯定沒有口語來得那麼直接。對於處在大山深處的臘羅彝語來說，和當地漢語方言口語接觸應是最直接的、首要的、更頻繁的。作者所調查的老黑棚村，不會漢語書面語的人數遠高於不會講漢語西南官話的人數。如果de<sup>55</sup>不是漢語方言口語借詞，那就更沒可能是漢語書面語借詞。

表 1. (續上表)

功能		標記詞		
		de <sup>55</sup>	tsa <sup>33</sup>	a <sup>55</sup>
修飾語標記	親屬關係	—	+	—
	體詞性短語	+	—	—
	謂詞性短語	—	—	+
名物化標記	體詞性短語	+	—	—
	謂詞性短語	—	—	+

### 3.2 de<sup>55</sup>的不同功能對度量短語語義解讀的影響

臘羅彝語中的「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具有歧義，既可以表達總量意義（度量短語具有單調性解讀），也可以表達次類意義（度量短語具有非單調性解讀）。我們認為該結構的歧義來自de<sup>55</sup>的多功能性：de<sup>55</sup>的修飾語標記功能會導致總量意義，而de<sup>55</sup>的名物化標記功能會導致次類意義。下面我們用核心名詞省略和話題化移位分別進行測試。首先看核心名詞省略。

- (16) u<sup>33</sup> tɕhi<sup>55</sup> tɕi<sup>55</sup> de<sup>55</sup> ɕi<sup>33</sup> kua<sup>33</sup> dza<sup>31</sup> a<sup>55</sup> tɕi<sup>55</sup> a<sup>55</sup> mu<sup>55</sup>.  
 3s 十斤 的 西瓜 吃 PFV IND VIS  
 他吃了十斤（的）西瓜。（單調性解讀）

- (17) u<sup>33</sup> tɕhi<sup>55</sup> tɕi<sup>55</sup> de<sup>55</sup> ɕi<sup>33</sup> kua<sup>33</sup> dza<sup>31</sup> a<sup>55</sup> tɕi<sup>55</sup> a<sup>55</sup> mu<sup>55</sup>.  
 3s 十斤 的 西瓜 吃 PFV IND VIS  
 他吃了十斤的。（非單調性解讀）

當「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表示單調性解讀時，核心名詞無法省略，而當其表示非單調性解讀時，核心名詞可以省略。具有單調性解讀的「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進行名詞刪略時，核心名詞必須和de<sup>55</sup>一併省略，不過，刪略後剩下的度量短語並不是「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的省略形式，而是臘羅彝語中的分裂式度量短語。我們用帶有方式狀語的句子進行測試，就能很清晰地證明這點，例如：

- (18) a. tɕhi<sup>55</sup> tɕi<sup>55</sup> de<sup>55</sup> ɕi<sup>33</sup> kua<sup>33</sup> fu<sup>31</sup> ɣo<sup>55</sup> vu<sup>55</sup> ko<sup>31</sup> la<sup>33</sup>.  
 十斤 的 西瓜 趕緊 拿 過 來  
 趕緊拿十斤（的）西瓜過來。

- b.  $\epsilon i^{33} kua^{33} fu^{31} \gamma o^{55} t\chi i^{55} t\epsilon i^{55} vu^{55} ko^{31} la^{33}$ .  
 西瓜 趕緊 十斤 拿 過 來  
 趕緊拿十斤 (的) 西瓜過來。

例(18a)包含具有總量解讀的「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例(18b)包含具有單調性解讀的分裂式度量短語。如果把(18a)中「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中的 $de^{55}$ 和核心名詞 $\epsilon i^{33} kua^{33}$ 「西瓜」一起刪略的話，句子不成立，如例(19a)所示。把(18b)的 $\epsilon i^{33} kua^{33}$ 「西瓜」刪略後，句子依舊成立，如例(19b)所示。

- (19) a.  $*t\chi i^{55} t\epsilon i^{55} de^{55} \epsilon i^{33} kua^{33} fu^{31} \gamma o^{55} vu^{55} ko^{31} la^{33}$ .  
 十斤 的 西瓜 趕緊 拿 過 來  
 擬表達：趕緊拿十斤—(的)—西瓜過來。  
 b.  $\epsilon i^{33} kua^{33} fu^{31} \gamma o^{55} t\chi i^{55} t\epsilon i^{55} vu^{55} ko^{31} la^{33}$ .  
 西瓜 趕緊 十斤 拿 過 來  
 趕緊拿十斤—(的)—西瓜過來。

由此可見，具有總量解讀的「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如果省略「 $de^{55}$ +核心名詞」之後，表面上看起來成立的句子，如例(20)所示，其實並不是「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省略「 $de^{55}$ +名詞」后的結果，而是包含分裂式度量短語的句子，因為如果要添加方式狀語，方式狀語只能位於度量短語之前，不能緊貼著謂語動詞，而「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需位於方式狀語前。

- (20)  $t\chi i^{55} t\epsilon i^{55} vu^{55} ko^{31} la^{33}$ .  
 十斤 拿 過 來  
 拿十斤過來。

具有總量解讀的「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是一個由 $de^{55}$ 連接而成的名詞性短語，度量短語具有單調性解讀， $de^{55}$ 充當修飾語標記，核心名詞和 $de^{55}$ 都不能省略。

接下來我們來解釋(17)中具有次類解讀的 $t\chi i^{55} t\epsilon i^{55} de^{55} \epsilon i^{33} kua^{33}$ 「十斤的西瓜」中的核心名詞「西瓜」為什麼可以省。從語義上看，「十斤的」表示的是西瓜的一種次類屬性。李旭平、楊銳(2019)在考察漢語「度量短語+的+N」結構的單調性時，認為當度量短語為非單調性時，「度量短語+的+N」為次類解讀，表達的是一種臨時類，並且把「的」分析為名物化標記。當臘羅彝語「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中的核心名詞可以省略時，我們也認為此時 $de^{55}$ 的核心功能是充當名物化標記，

其語義功能是將度量義轉化為類指義。我們可以通過話題化移位操作來進行證明。

臘羅彝語是允許話題化操作的語言，具有非強制性話題標記  $ma^{55}$ （胡素華、周廷升2018）。話題位置對名詞性結構的指稱具有強制性要求，無定成分不適合充當話題，而定指短語和類指短語都適合充當話題（徐烈炯、劉丹青1998；劉丹青2018）。具有單調性解讀的「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既不屬於定指短語也不屬於類指短語，所以無法進行話題化移位操作，如例(21a)所示。與此不同，具有非單調性解讀的「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可以移動到句首的話題位置，因為它屬於類指成分。例(21b)中充當話題的「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只具有次類解讀，其中的度量短語只具有非單調性解讀。在這種情況下，核心名詞  $ci^{33}kua^{33}$ 「西瓜」是可以省略的，省略名詞後的「度量短語+ $de^{55}$ 」仍表達次類意義。

- (21) a.  $*tchi^{55}tci^{55}de^{55}ci^{33}kua^{33}ma^{55}u^{33}dza^{31}a^{55}tci^{55}a^{55}mu^{55}$ .  
 十斤 的 西瓜 TOP 3s 吃 PFV IND VIS  
 擬表達：十斤的西瓜，他吃了。（單調性解讀）
- b.  $tchi^{55}tci^{55}de^{55}(ci^{33}kua^{33})ma^{55}u^{33}dza^{31}a^{55}tci^{55}a^{55}mu^{55}$ .  
 十斤 的 西瓜 TOP 3s 吃 PFV IND VIS  
 十斤的（西瓜），他吃了。（非單調性解讀）

通過核心名詞省略和話題化操作這兩個測試，我們可以發現「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的歧義是由 $de^{55}$ 的不同功能導致的。當 $de^{55}$ 為修飾語標記時，「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具有總量解讀，核心名詞不能省略，整個結構為不定指結構，不能通過話題化移動到句首話題位置；當 $de^{55}$ 為名物化標記時，「度量短語+ $de^{55}$ +名詞」結構中的核心名詞可以省略，省略核心名詞後的「度量短語+ $de^{55}$ 」是一個名物化結構，表達的是次類意義，作為類指短語，可以經過話題化操作移動到句首話題位置。

有匿名評審專家提出要區分語法功能層面和語用功能層面的話題成分。我們沿用的是胡素華和周廷升(2018)對彝語話題進行的分類。胡素華和周廷升(2018)通過比較北部（諾蘇）彝語和西部（臘羅）彝語中的OSV語序，發現諾蘇彝語具有兩種不同的OSV語序，一種是語用性質的，一種是句法性質的，而臘羅彝語裡沒有句法性質的OSV語序，只有語用性質的OSV語序。按照胡素華和周廷升(2018)的分類標準，語用

性質的OSV語序是受事經過話題化移位之後形成的，這種OSV語序能還原成基礎的SOV語序，但句法性質的OSV語序是基本語序，無法還原成SOV語序。如果從生成語法的角度看，所謂的句法性質的話題是受事作為話題，基礎生成在[Spec, TopP]位置，而所謂的語用性質的話題是受事在論元位置基礎生成，經過話題化操作，移動到[Spec, TopP]位置。Hu (2021)指出在諾蘇彝語中，當謂詞為完成體或具有結果性意義時，只能使用PAV(OSV)語序，此時，位於句首的受事具有話題的性質，是句法性話題，這時候的OSV語序是無法還原成SOV語序的。我們發現在臘羅彝語中，不存在這樣的句法性話題。臘羅彝語具有非單調性解讀的「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作為話題前置時，它可以還原到原來的句法位置，因此，按照胡素華和周廷升(2018)對彝語話題進行的分類，它屬於語用性質的話題。

#### 4. 結論

臘羅彝語的度量短語既可作為分裂式度量短語出現在謂語動詞前，也可以出現在「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中。分裂式度量短語在句法上無法和名詞組合成一個句法成分，只具有總量（單調性）解讀。「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既可以有單調性解讀，也可以有非單調性解讀，歧義來源於de<sup>55</sup>的多功能性。當de<sup>55</sup>作為修飾語標記出現在「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中時，該結構具有總量解讀，該結構中的度量短語為單調性度量短語，而該結構中的de<sup>55</sup>的核心功能是標記部分和整體的關係。當de<sup>55</sup>為名物化標記時，de<sup>55</sup>先和度量短語組合，將其度量屬性轉換成次類屬性，整個「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因而具有次類解讀，該結構中的度量短語為非單調性度量短語。

Schwarzschild (2006)提出的「度量短語的單調性假設」認為度量短語的句法位置決定其語義為單調性解讀還是非單調性解讀。例如，在英語中，定中結構中的度量短語具有非單調性解讀，而準切分結構中的度量短語具有單調性解讀。臘羅彝語分裂式度量短語無法和名詞組合成定中結構，所以不具有非單調性解讀。作為名物化標記的de<sup>55</sup>可以讓度量短語和核心名詞構成「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這種表示次類意義的定中結構，該結構中的度量短語因而具有非單調性解讀。另外，de<sup>55</sup>繼承了其充當領屬標記時可以用來標識部分和整體的關係這一功

能，使得「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可以分析為準切分結構。在這種準切分結構中，度量短語具有單調性解讀，de<sup>55</sup>充當單調短語的中心語(Mon)，必須出現，並且作為中心語的de<sup>55</sup>不能允准該結構中名詞的省略，這是因為省略了名詞之後的「度量短語+de<sup>55</sup>」結構只能被理解為名物化結構，其中的度量短語只具有非單調性解讀，這樣就造成了度量短語語義解讀上的矛盾。為了避免該矛盾，作為中心語的de<sup>55</sup>不能允准該結構中名詞的省略。臘羅彝語的分裂式度量短語以及具有歧義的「度量短語+de<sup>55</sup>+名詞」結構為我們驗證「度量短語的單調性假設」提供了難得的實驗場，再一次驗證了度量短語的句法位置決定了其語義解讀。

總結起來，臘羅彝語的度量短語具有三種不同句法位置，對應兩種不同的語義解讀：單調性解讀和非單調性解讀。位於動詞短語內部的分裂式度量短語（即與動詞合併的度量短語），語義上具有單調性解讀。出現在單調性短語指定語位置的度量短語，也具有單調性解讀。當度量短語跟名物化標記組合，然後與名詞組合成定中結構時，度量短語則為非單調性解讀。臘羅彝語度量短語的句法分佈進一步驗證了度量短語的單調性假設，即度量短語的句法位置決定其語義解讀。臘羅彝語度量短語的語法表現為度量短語的單調性假設提供了難得的強有力的實證支撐，從這點來看，臘羅彝語是一種具有相當高語言類型學價值的瀕危語言。

## Funding

本研究得到雲南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項目（國家級培育項目）「新描寫主義視角下彝語方言名詞性結構句法語義對比研究」項目資助。

## Acknowledgements



修改過程中得到《語言暨語言學》編輯部及匿名審稿專家的大力幫助，在此謹致謝忱。尚存問題概由作者負責。



## List of abbreviations

1s	first-person singular (第一人稱單數)
2s	second-person singular (第二人稱單數)
3s	third-person singular (第三人稱單數)
GEN	genitive (領屬格)
IND	indicative (直陳語氣標記)
MOD	modality (情態)
NEG	negative (否定)
NMZ	nominalizer (名物化標記)
PFV	perfective (完成體)
PROG	progressive (進行體)
TOP	topic (話題標記)
VIS	visual evidential (親見示證標記)

## Reference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0. *Classifiers: A typology of noun categorization devic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13. Possession and ownership: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 Dixon, R. M. W. (eds.), *Possession and ownership: A cross-linguistic typology*, 1–6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 Weimei (卜維美) & He, Ruyi (赫如意) & Liu, Hongyong (劉鴻勇). 2019. An internal-and-external nominalization analyses of relative clauses in Yi and Mongolian 彝語和蒙古語關係從句的名物化分析. *Hanzangyu Xuebao* 漢藏語學報 11. 45–68.
- Bu, Weimei (卜維美) & Liu, Hongyong (劉鴻勇). 2020. Split numeral quantifiers in the Lalo Yi dialect 臘羅彝語的分裂式數量短語.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20(5). 609–624.
- Chen, Shilin (陳士林) & Bian, Shiming (邊仕明) & Li, Xiuqing (李秀清). 1985. *Yiyu jianzhi* 彝語簡志. Beijing: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 Chen, Kang (陳康) & Wu, Da (巫達). 1998. *Yiyu yufa* 彝語語法. Beijing: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  Chierchia, Gennaro. 1998.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4). 339–405.
-  Hu, Suhua. 2021. The split word orders APV and PAV of Nuosu Yi: Comparing to the split ergativity of th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Asi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2(1). 36–79.
- Hu, Suhua (胡素華) & Zhou, Tingsheng (周廷升). 2018. Typological comparison of patient marking and basic word order of Yi dialects 彝語方言受事格標記及基本語序類型比較.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2018(2). 160–172.

- Huang, Chenglong (黃成龍). 2005. Noun classifiers in Qiang language 羌語的名量詞.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05(5). 16–27.
- Jiang, Ying (蔣穎). 2006. *Hanzang yuxi mingliangci yanjiu* 漢藏語系名量詞研究.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 Chunfeng (李春風). 2012. *Bangduo Lahuyu cankao yufa* 邦朵拉祜語參考語法. Beijing: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i, Xuping (李旭平). 2018. On the definiteness of nominal phrases in Wu dialects: A case study of the Fuyang dialect 吳語名詞性短語的指稱特點——以富陽話為例.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 2018(1). 37–48.
- Li, Xuping (李旭平) & Yang, Rui (楊銳). 2019. On (non-)monotonicity of attributive measure phrases 定中結構中度量短語的(非)單調性. *Waiguoyu (Shanghai Waiguoyu Daxue Xuebao)* 外國語(上海外國語大學學報) 2019(3). 60–71.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18. Constraints on topic structures: Predicate types, judgment types, referentiality, and semantic roles 制約話題結構的諸參項——謂語類型、判斷類型及指稱和角色.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018(1). 1–18.
- Liu, Hongyong (劉鴻勇). 2020.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easure phras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ominals 英漢名詞性結構中度量短語的句法語義對比研究. *Waiyu Jiaoxue yu Yanjiu*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20(4). 508–518.
- doi Liu, Hongyong (劉鴻勇) & Gu, Yang (顧陽). 2011. Nominalization in Nuosu Yi. In Yap, Foong Ha & Grunow-Harsta, Karen & Wrona, Janick (eds.), *Nominalization in Asian Languages*, 313–34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Matisoff, James A. 1972. Lahu nominalization, relativization, and genitivization. In John, P. Kimball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1, 237–257. New York: Seminar Press.
- doi Schwarzschild, Roger. 2006. The role of dimensions in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 *Syntax* 9(1). 67–110.
- Sheng, Yimin (盛益民). 2017. The definite classifier-noun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 Universality and diversity 漢語方言定指「量名」結構的類型差異與共性表現. *Dangdai Yuyanxue* 當代語言學 2017(2). 181–206.
- Simpson, Andrew. 2005. Classifiers and DP structure in Southeast Asia. In Cinque, Guglielmo & Kayne, Richard S.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syntax*, 806–8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Xu, Dan (徐丹) & Fu, Jingqi (傅京起). 2011. Classifiers and some typological considerations 量詞及其類型學考察.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2011(6). 561–573.
- Xu, Liejiong (徐烈炯) & Liu, Danqing (劉丹青). 1998. *Huati de jiegou yu gongneng* 話題的結構與功能.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Yang, Jiangling (楊將領). 2005. The mechanism of the evolution of numeral-classifier phrase in Tibeto-Burmese 藏緬語數量短語的演變機制. *Minzu Yuwen* 民族語文 2005(3). 44–51.
- doi Zhou, Tingsheng (周廷生) & Hu, Suhua (胡素華). 2015. Vitality and endangerment of the Lalo language: A case study in Xiaowan area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domains of language use between Nuosu Yi areas and Lalo Yi areas.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8(2). 225–244.

## Measure phrases in Lalo Yi

### Abstract

There are two syntactic positions for measure phrases (MPs) in Lalo Yi. The split measure phrase occupies the pre-verbal position. Apart from that position, measure phrases can also occupy the pre-nominal position in the “MP+de<sup>55</sup>+N” structure. The split measure phrase cannot form a constituent with the noun despite their close semantic relation. Such split measure phrases are monotonic MPs. MPs in the “MP+de<sup>55</sup>+N” structure are ambiguous between monotonic and non-monotonic readings. The two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correspond to two different constructions: pseudo-partitive constructions and attributive constructions. Th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of measure phrases in Lalo Yi further validates the monotonicity hypothesis, showing important typolog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Lalo Yi dialect, measure phrase, monotonicity, pseudo-partitive, attributive

### Address for correspondence

Hongyong Liu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Macau  
Avenida da Universidade  
Taipa, Macau  
China  
hongyongliu@um.edu.mo

### Co-author information

Weimei Bu  
Yunnan University  
buweimei2020@hotmail.com

###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7 April 2021  
Date accepted: 29 March 2022  
Published online: 2 July 2024